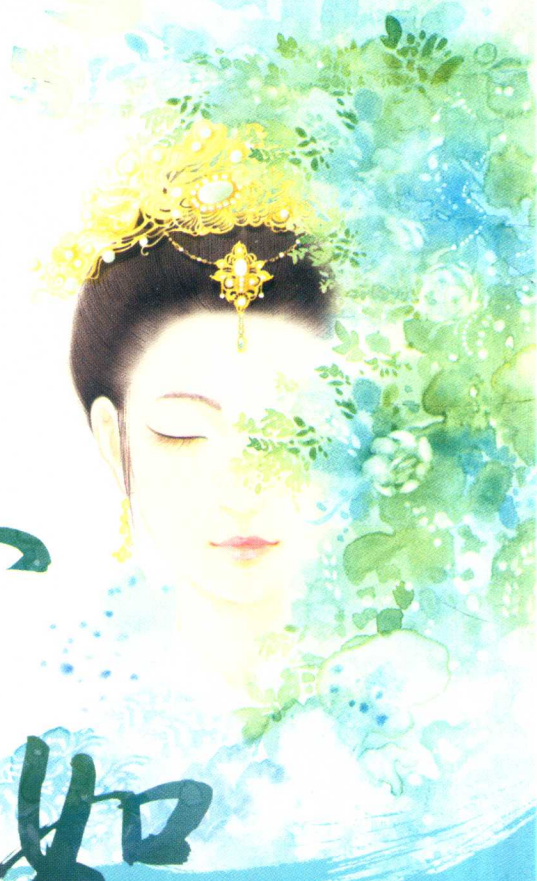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冷月如霜

06

错过

思存

著

FEIWOSICUN

匪我

我们，总是在错误的时光，
错误的地点，
懵懵然就爱上那个人。
然后，不得不用尽一生，遗忘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

06

FEIWOSICUN

思匪
存我

冷月
如霜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冷月如霜 / 匪我思存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94-1481-6

I. ①冷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2941号

书 名 冷月如霜
作 者 匪我思存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单诗杰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05千字
印 张 8.5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,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481-6
定 价 36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她一直等，原以为可以等到他。她一直以为，他真的会来，一定会来，因为明明知道，他是真心相许，他一定会来。而她当时并不知道原来是他，他更不知道原来是她。

——如霜

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世上有一种女子，
可以是知音知己。而与她在一起那短短两个时辰，更让我
明白，什么叫意气相投，心心相印。我所喜的，皆为她所
喜，而她所喜的，正是我所喜。这世上再无一人会那样明
白我，正如这世上再无一人会是她。

——定淳

一日复一日，直将万丈的壮志雄心一一消磨殆尽；直将风发的少年意气，熬成两鬓灰白。他并没有老，只是冷了心，从此后一颗心已如余烬。

——定溱

目录
CONTENTS

楔子 _ 001

春阴 _ 005

夏冷 _ 063

秋水 _ 123

冬霾 _ 197

番外·暮成雪 _ 237

楔子



前来传旨的内官声音并不大，尖细的喉咙，仿佛含着极利的一根尖刺，把每一个字都凿到人耳膜上去：“十四岁以上男丁处斩，十四岁以下男丁流徙三千里；十六岁以上女眷赐自缢，十六岁以下女眷官卖为奴……”

狱中只是死一般的寂静，乌压压跪满了人，左侧监中关押的是男丁，右侧监中则关押的是女眷，大都活不了了。狭窄阴暗的过道里不知为何竟有“嗖嗖”的冷风回旋，女眷中终于有人哭起来，压抑着，低声地抽泣，这声音如同水面冰层的破裂，带着一种冷彻心腑的寒意。而慕大钧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隔着铁栅怒喝：“哭什么？我慕家的女儿，难道



怕死么？”

如霜紧紧抓住那粗疏的铁栅，仿佛用尽了力气才可以抑制住那眼泪，她终究是等不到了，从前的一切都轰然倒塌，十六年锦衣玉食的人生，十六年掌上明珠的呵爱，她一度以为，往后的岁月会像十六年前一般，甚至比过去更美更好，可是没有了，再没有了。一切都在帝王的权力下灰飞烟灭。

她死死咬住下唇，一直咬出血来，和着那血，她几乎是咬着牙吐出那句话：“爹爹，我不怕死。”

她并不怕死，她只是惧怕活着，她只是害怕独自活下去，她是父亲最小的一个女儿，除了她，满门的女眷只怕没有几个可以活下来。她只是害怕那样活着。

可是她要活着，她一定要活着，活着杀了他，活着用血来偿还血！

即使他是九五至尊，她也一定会为慕氏满门报仇雪恨，她会活下去，一定！



春
阴

【一】

四更时分，如霜冻得醒来，外头簌簌的一片轻响，窗棂泛起白光，原来是下雪了。如霜脚上原本就生了冻疮，又痛又痒，忍不住轻轻地在被子里摩挲，这下小环也醒了，迷迷糊糊叫了声：“小姐。”抱住了她的脚，搁在自己胸口，“我替您暖暖。”

她的心一酸，小时候奶娘也常常这样替自己暖脚，如今奶娘的白骨，早就化为西林山下一抔黄土，只余了一个小环和自己相依为命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北风呜咽着一丝丝从破裂



的窗纸隙里钻进来，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，她想，西林山下那几堆孤坟，被这雪一盖，孤零零的，像几只白馒头，撒在旷野里。

想到馒头，不由得越发饿了，昨天整日只吃了一个冷饭团子，省下一个窝窝给了小环，她还是小孩子，挨不得饿，现在天尚未亮，就腹饥如火，一想到馒头，胃里就像被人掏空了似的难受。

没想到饿的时候，一个馒头也可以将自己馋成这样子。

以前的日子，真像梦一样。昔年遇上这样下雪，母亲定然会命上房里几个手脚伶俐的丫头，收了梅花上的雪烹茶。满京城里的女眷，谁不知道慕府的好茶？茶是极品的银山雪芽，跟了贡鲜的漕船送进西长京，千里的水路，寻常的三桅帆船吃足了风，也得十天半月。贡鲜的漕船一路都是严限着时辰，遇风则用帆，无风则用纤，每日须行两百里水路，不过六七日即赶至西长京。所以那举世无双的银山雪芽，送至京师时仍可新鲜如初。锡制茶箱精巧锃亮，上头镂花细密，点着翠蓝，一打开茶箱，清新的茶香似水银一般，无孔不入，直浸到人的每一个毛孔里去。开过茶的屋子，好几日不散那种幽幽的香气。

窗纸有一处破裂开了，北风吹得那糊窗的棉纸瑟瑟有声，太冷了，实在睡不着，脚上的冻疮又痒起来，她叹了口气，想起过去又有什么用，还不如不想，不如想想明天如何熬过。原先见书上写“度日如年”，原来一日比一年竟还难熬，不过三四个月，她几乎已经觉得有三四十年，偶尔在洗脸盆中照见自己的面容，几乎连自己都不认得了——更苍凉的是心境，只怕再过三四个月，自己也会生了满头华发。

每次苦到几乎再也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她想过死，想过不如

一死了之，可是转瞬就会想起娘亲最后的嘱咐：“霜儿，好生照应允儿……”

允儿是她最小的一个弟弟，今年虚岁才十三，而上谕是十四岁以上男丁处斩，十四岁以下男丁流徙三千里，慕允幼习弓马，八岁即随父出征，在军营中长大，虽然年少，可是性情刚毅，无论如何不愿苟且偷生，决意同父兄共死。最后还是慕大钧扇了他一掌：“不孝！”

慕允挨了老父这重重一记耳刮子，顿时明白过来，家中十四岁以下男丁只自己一人，自己若一意赴死，慕家从此便是绝后。老父这句“不孝”如同三九冰雪，从脊背上一浇而下。他瞪大了血红的眼睛，一言不发，跪下来给父亲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，站起来只说了三个字：

“儿遵命。”

曾经出将入相，率领过数十万大军踏平定兰山缺的慕大将军，见到幼子如此，终于禁不住老泪纵横。

那是她第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……也是最后一次，父亲一哭，母亲自然哭了……她哭得更伤心……再后来，家中全部的女人，死的死，官卖的官卖，她和小环被发卖到这里来为奴……

有一颗极大的眼泪挂在腮边，冰冷冰冷的……一直冷到心里去……那样的冷……就像永远不能够再重新获得一丝暖意……她将身子蜷成一团，迷迷糊糊终于睡着了。

第二天雪停了，天也放晴了。亭台楼榭宛若装在水晶盆里，玲珑剔透。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，如霜却丝毫没有赏雪的兴致，喝过一碗薄粥，就得干活了。小环穿了一件旧袄，越发显得缩头拱背。实在太冷，鞋踏在雪里，叫雪水浸透了，